



海棠 花开

谢美生

河北人民出版社

初春的黄昏。夜空显得格外寥廓，~~寂静。~~一轮将圆未圆的明月，镶嵌在远处黑黝黝的燕山山峰上。淡淡的月光象轻纱一样披覆着座落在北京郊外的农学院校园。一排排整齐的校舍，高矗的各系教研楼和沉浸在静谧甜睡中的宿舍区那栋栋楼房都被月光晖洒上一层银白色。夜风习习，高大的白杨树微微摇曳。整个校园显得是那样宁静，令人产生一种肃穆的感觉。

“铃铃……”一阵清脆的闹钟铃声，在宿舍区南端一栋两层小单元教授楼里回荡。紧接着这栋楼底层一个房间的灯亮了，顿时，房间里的一切都沐浴在淡青色的日光灯下；床头柜上的小闹钟，时针正指四点；赭红色的五斗柜、小衣柜闪着油漆的光亮；折叠塑面方桌和两把电镀靠背椅一尘不染；方桌上翠绿色镶有鼓花图案的玻璃花瓶里，插有一束色泽鲜艳的红玫瑰塑料花；新书架上一排排精装、平装的书摆放得整整齐齐；靠窗的写字台正中摆着一造型精美新巧的珊瑚台灯，案头有一台牡丹牌交流电收音机，罩着洁白的提花布。

整个房间布置洁净而协调，一切都是新的，充满着一种新婚喜房的喜庆气味。粉白的墙壁上挂有写着“新婚之喜”、“携手前进”、“志同道合的伴侣”等字样的镜子和字画。窗

子上那淡绿色的轻纱窗帘，在日光灯的辉映下更给这房间罩上一层幽静雅致的色彩。靠双人床一边的墙上挂着一幅镶有金色花边的精美镜框，里面是一张六寸彩色结婚照：一对并肩的青年男女，充满着幸福之感的眸子放射出神往的光采。那男的身子挺直，略显矜持；那女的一张笑脸自豪而娇妩地略倾在男的肩头。

照片上那男青年叫梁炜，在农学院小麦育种教研组工作；那女青年名叫吴丽书，是农学院的年轻助教——他俩都是本学院的上届毕业生，是同班同学，毕业后又同时被留校工作。前两天他们二人刚刚结婚，正值蜜月的第三天。

他们今天为什么起这样早呢？请看五斗橱上的台历——翻开的台历页上，写有一行钢笔字：给妈妈送行。

原来梁炜的母亲、吴丽书的婆母——章洁教授，是这所全国最高农业学府的农学系主任，有名的小麦育种专家。今天她要随中国农业考察团出国到罗马尼亚参加一个国际农学会议，完后还要赴几个国家进行农业考察。她的新婚的儿子和儿媳惦念着给妈妈送行。

吴丽书刚坐起身，梁炜也醒了。他一骨碌坐了起来，清瘦、白皙的脸颊上一对强睁开的眼里有些红丝——这是熬夜的标志；头上又黑又硬的头发蓬乱地挺立着。

吴丽书把头从那白色织有小红花图案的羊毛衫领口里钻出来，边伸着胳膊穿袖边对梁炜说：“炜，你再睡会儿吧！昨天晚上妈妈给你交代小麦抗锈育种试验田的事，睡得太晚了。我先起来，收拾收拾屋子，给妈做早点。”

“睡不着啦！”梁炜说着，欲掀被穿衣。

吴丽书用手往下拽着刚穿好那件紧身卡腰羊毛衫，微微仄着头，挺着丰满隆起的胸脯对身旁的梁炜莞尔一笑，柔情地说：“睡不着也得再躺会儿！我做好早点再叫你。吃完饭，咱俩一起送妈妈去机场。”

梁炜张张嘴，还要说什么。吴丽书伸出丰腴光泽的手，抚搥了几下梁炜头上挺立的乱发，拽着他的胳膊，“你躺倒吧！”说着把梁炜扳倒，捺在柔软的鸭绒枕头上，并顺势伏在梁炜白皙的脸上重重地吻了一下。梁炜有些难为情地扭动了下脸颊，吴丽书悄声地咯咯笑着敏捷地穿好衣服，就忙碌起来。

梁炜躺在床上，用手抚摸着刚刚被吴丽书亲吻过的脸颊，望着正梳洗的吴丽书那轻盈美丽的身影，心里泛起了初恋时甜蜜的回想涟漪……。

二

五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梁炜手持讲义，沿着农学院校园清洁宁静的甬路上踱步复习着功课。他不时地停住脚步在温柔的甬路灯下浏览一下书，然后又把书倒背过去，继续漫步思索。

“梁炜！”一声清脆的喊声，打断了梁炜的思索。他收住脚，回头看，原来是同班的女生吴丽书。她上身穿一件洁白的人造丝短袖圆领衫，系在卡腰的涤棉府绸素花裙里，衬出丰满显示着少女的青春美的胸部；齐整垂耳的乌黑短发卡着一乳白色的发卡；脚上一双白皮凉鞋，看上去既雅致又不显丝毫奢华——仅从这打扮，可看出这姑娘的美学观颇为讲究。

这位爱说爱唱、活泼乐观的姑娘，在一向沉言寡语的梁炜心中印象本是不大好的。他认为这位活泼的姑娘太贪玩了，因而学习成绩总是不大优良。梁炜望着欲追上来的吴丽书，眉头皱了一下，心想：她有什么事？

追赶上来的吴丽书，望着梁炜那诧异的眼神，椭圆脸上两道乌亮的细眉象喜鹊翎子似地忽闪了几下，一双水灵的丹凤眼放出狡黠的光彩，稍有气喘地说：“梁炜，怎么人家一劲叫你，你还一劲往前走？今天的课业，我有几个问题弄不

懂，想请教你，怎么样？你这个大学习委员一定会责无旁贷吧！”

吴丽书这一连串的话，把梁炜说得不知如何回答。他本来不善于交往和言谈，特别是和女生一说话就窘得脸红。他望着吴丽书伸到自己鼻子底下的书，直觉得有一股芳香刺入鼻孔。梁炜低着头，用手抓挠着头上纷乱的头发，红着脸赶忙解释：“我，我真是没听见。你问哪个问题？”

吴丽书看梁炜头也不抬，只是低头瞅着自己伸向他的书，等着提问的那局促样子。嗤嗤地笑出声来说：“干嘛直愣愣地立着？走吧！边走边问你。你可得耐心、详细地给我讲解呀！”说完用手中的讲义轻轻推了梁炜一下。

在洒满月光和路灯投射下来宛如剪纸样树枝阴影的甬路上，一双漫步的人影，一会儿影子拉长了，拉得很长；一会儿影子又缩小了，缩得没有了，可是这一双影子始终保持着一一定的距离。

“吴丽书，我给你讲的问题，都懂了吗？”

“懂了。梁炜，把你的学习笔记借给我看看好吗？我上课时没记全。”

“好，给！快打熄灯铃啦！我回宿舍了。”

“太谢谢你了，耽误了你的时间。”

“噢，没，没什么。”梁炜说着向另一条甬道拐去。

“哎——梁炜！”吴丽书又猛地想起什么，叫住梁炜：“你每天早晨都在哪儿学习啊？”

“在教研楼后面的土山上。”梁炜的身影随着话声消失在满是斑斓树枝阴影的甬路上了。

梁炜所说的土山，并不是什么山；是为美化校园环境，人工堆砌的一座假山。种了些花，树。因这土山离学生宿舍较远，清晨，学生们都漫步在宿舍附近的甬路旁或坐在树下学习，很少有人到土山这边来。梁炜每天起得很早，跑步到土山来，路上的跑步就是锻炼身体，然后作几次深呼吸，便坐在土山上的长条椅上专心致志地学习起来。每天如此。

翌日清晨，梁炜挟着讲义，跑步来到老地方。他放下书，照旧作深呼吸。当他第一个深呼吸的动作只作了一半，两臂刚刚伸展开就停住了——他发现长条椅上早已坐着吴丽书，正低头在那儿看书哩。

梁炜停住深呼吸，踟躅了一下，弯腰拿起地上的书欲走。

“怎么，我占了你的地方？”吴丽书笑着说：“我是来还你的学习笔记的。”

“噢……”

吴丽书从椅子上站起，把学习笔记递到梁炜手里说：“你快坐吧！”

“啊，不，不，你在这儿吧！……”梁炜说着又欲走。

“喏，你看！我早选好了地方。”吴丽书拿着手中的一个小棉椅垫子，指着土山上一棵伞形洋槐树旁的一块石头说：

“我就在那儿。梁炜，我昨天晚上回去看你的学习笔记，记得又清又全，真好！我真佩服你的学习毅力。这样吧！咱们订个学习公约，我每天早晨在那槐树下学习，希望你帮助我，监督我。”

“那……”

“一言为定吧！”吴丽书投给梁炜一个亲切的微笑，咯咯地笑着跑到洋槐树旁，埋头看起来。

从此，梁炜便和吴丽书接触频繁起来。吴丽书在课余时间还不时地到梁炜家里请梁炜的母亲、农学系主任章洁教授补习功课。梁炜见吴丽书很是热情，而且学习也算坚持得不错。有一次学校开晚会，吴丽书参加演出，很晚才结束。第二天一早，梁炜坐在土山上，见伞形的洋槐树下空着。心想，吴丽书可能不会来了。可不大会儿，吴丽书还是坐在了槐树底下。经过一段时间，吴丽书的学习成绩也有些进步。原先，吴丽书在梁炜头脑里不太好的印象，就好似涂上消字灵一样，消逝了。

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他们到农村实习了半年回到北京。学校放几天假。虽说是假日，梁炜仍然象以往一样，迎着晨曦跑步来到小土山上，作了几个深呼吸，坐在长条椅上埋头学习起来。

“炜，你真是持之以恒啊！”吴丽书这回没有在洋槐树下学习，而径直走来了。“你看今天的天气是多么的晴朗，今儿上午，咱们上颐和园春游去吧？”

“我打算趁休息这几天，把这次下乡实习的田间观察记录整理整理，学报还邀我写篇文章。”梁炜说着挪动了一下，在长条椅上给吴丽书腾出一个位置来。

吴丽书没有坐，她听说梁炜不去，撇起两片薄薄的嘴唇，说：“咱学校离颐和园这么近，人家平日邀你十次，你也不准去一次。总是强调功课、功课。这次放好几天假，你就抽不出半天时间？劳逸结合嘛！炜，就去半天，呵！行吗？”

梁炜听得出吴丽书的话声里，充满着盛情和请求，只好无可奈何点了点头。

颐和园风和日丽。在温暖的阳光下，嫩绿的柳丝袅娜飘荡。粉红的桃花，洁白的玉兰，鹅黄的迎春，艳红的刺梅……交相辉映，各种名花奇卉开蓓吐蕊，散发出诱人的芳香。蝶飞蜂喧花香鸟语，好一派艳阳春景。

春游的人们，熙熙攘攘，络绎不绝。花丛中站着天真烂漫的儿童，给他们拍照片的父母对着镜头，笑的是那样舒心。一群群外国游人和归国侨胞漫步在长廊上，兴高采烈地指点着廊顶上那如锦似绣的彩画。他们被这极尽精美的亭榭轩馆，廊回路转，曲径通幽，气象万千的园林所吸引，陶醉在东方古都的名胜佳景中。后山坡上，一队队少先队员正向座落掩映在山顶郁郁苍苍古松柏中的佛香阁攀登。阁顶上玲珑剔透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彩。

昆明湖上则是另一番景象。粼粼波光的碧水中，三五成群的青年们和一对对恋人尽情地划着木船。手风琴伴着歌声，回荡在湖面上：

“我们年轻人，
有颗火热心。
……………”

梁炜和吴丽书对坐在一条天蓝色木船上。吴丽书显得格外高兴，她终归把梁炜拉来颐和园了，今天她是胜利者。她把脱下的外衣搭在船头上，上身穿件米黄色带有白条的尼龙

春秋衫，袖管挽得高高的，均称光泽的手臂起劲地摇着船桨。梁炜坐在吴丽书对面慢条斯理地划着。

他们俩人在一起时总是这样：梁炜除了在谈到学得功课或学术问题的探讨时侃侃而谈外，其余大都是缄默着静听吴丽书那清脆而又总讲不完的话语。有时，吴丽书故意接连发问，引梁炜说话，梁炜也只是憨笑着点点头，代替了无尽的语言。起初，吴丽书还真有点觉得尴尬，经过长时间的接触，俩人就能习惯于这种不同时间，俩人分别不同的多言和寡语。

现在，吴丽书高兴地划着船，对梁炜纵情地谈论着。什么颐和园的历史呀！农村实习的心得和见闻呀……谈着、谈着，吴丽书望着碧波潋潋的倒影，凝神起来，手中的船桨也渐渐地停住了。

梁炜见吴丽书手中桨已停下来，自己也就收住了桨。吴丽书忽地又奋力划起船桨，小船急骤地在水上打起转来。

“哎呀，炜，你在想什么？怎么还不快划！快划呀！”吴丽书见小船打转，极力想保持船的平衡。

梁炜连划几下船桨，船才逐渐正常行驶。梁炜诧异地望着吴丽书说：

“噢！我想什么？你刚才手中的桨停了，谁知你为什么又猛劲地划起来？闹得我措手不及。”

“哦——”吴丽书脸颊上浮起一层淡淡的红晕，悄声地歇着梁炜说：“我，刚才在望着水中咱俩的倒影，在想咱俩……。”梁炜的脸立时好象蒙上一块红布，赶忙躲开吴丽书的眼睛。

他们划着小船到石舫，又往西划了一段才上了岸。梁炜

还惦记着他今日的时间安排：上午抽出点时间陪吴丽书游颐和园；下午整理实习时的田间观察记录。便向吴丽书说：

“咱们该回去了吧！”

吴丽书看了看手表说：

“刚十点半，君子之约嘛！十二点赶回学校吃午饭才算半天哪！咱们再走走。”

他俩顺着花径并肩漫步走到一片小梨树林。成片盛开的梨花，好象一团洁白的云朵，降落在地上。他们离开游人集中、人声鼎沸的地方，这里显得静极了。没有喧哗的声音，只有小蜜蜂的嗡嗡声，再加上花蕊散吐着沁人肺腑的清香，使人陶醉在春天温暖的气息里。树很密，花又开得繁茂。柔和的阳光透过枝花，照射在地面上的斑斑点点，又给这里增加了一种神秘而幽静的气氛。

梁炜端坐在乳白色的长椅上，觉得吴丽书的头略倾在自己的肩上，隐约地还觉得耳根被吴丽书的秀发触弄地有些发痒。他想起刚才在昆明湖上划船，小木船急骤在水中打转时，吴丽书说的那几句吞吐寓意的话，感到心有些扑扑地跳。他直挺挺地坐在长椅上，头也不敢动，目不斜视，两眼只是望着正前方阳光下梨树林间的斑斓影照。

突然，吴丽书用胳膊撞了他一下，低声而清晰地说：

“炜，五年的共同大学生活，你对我的帮助太大啦！我觉得你……你是我生活中……最理想唯一的不可缺少的人，你同意我的话吗？……”梁炜心房里那颗本来就有些扑扑跳的心，骤然间急剧地跳动起来了。他不知如何回答，只是更加挺直地坐着。沉默中，他直挺的身子，被吴丽书的双手轻轻扳过

来。他望着梨花影下，把短衣搭在胳膊上的吴丽书那一双充满深情的眼睛，立时脸色绯红，垂下眼皮。

“炜，你同意我的话吗？”

梁炜在和吴丽书的接触中，领略了女性特有的体贴和关怀。他瞥了一眼吴丽书那乌黑闪亮的眸子里急切火热的目光，不由得迅速地点了下头，再也没敢抬起来，只是深深地低着头瞅着自己的脚。突然，吴丽书把胳膊上的外衣甩在椅子上，斜转过身，张开双臂，抱住梁炜，把头紧紧贴在梁炜的胸前，喃喃地说：“炜，亲爱的炜！咱们结合后，我一定在事业上作你的助手。咱们作社会主义中国农业科研上的居里和居里夫人。”梁炜的前胸被吴丽书柔软富有弹性的胸紧紧地贴着，他听见两颗心在猛烈地跳动，但听不出哪是自己的了。他陶醉在幸福里，一双手不自然地抚摸着吴丽书柔和而又略微发涩的尼龙衫，嘴唇翕动了几下，才嗫嚅着说：“书，咱们志同道合……”吴丽书扬起她那沉浸在爱的冲动中的嘴唇。梁炜猛地觉得一张滚烫的嘴，贴在自己发烧似的脸上……

一阵飒飒的夜风吹来，梁炜从幸福的回忆中醒来，他又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脸。窗前那棵被夜风吹拂的婆娑摇曳的丁香树，发出的悉悉声，也好象是在笑他那发烧的脸颊。

这时，吴丽书已敏捷地洗漱完。写字台上杂乱堆放的书本，也规整好摆放在了案头。梁炜翻身坐了起来。

“咦，你怎么不睡啦？”

“我起来帮妈整理整理东西。”梁炜边说边迅速穿好衣服。俩人开开房间门，见楼门早已开了。

三

天边的月亮湮没在远处山峰的后面，只剩下稀稀落落的晨星，仍在天幕上闪烁着微细的光。

在院子里的花砖墙下，中等身材的章洁教授，正拖动略微有点发胖的身体，专心地打太极拳。她上身穿件深咖啡色驼绒毛衣，袖管挽着，显露出洁白的白衬衣袖头；端庄的脸上稍显红润，眼角旁的扇面形鱼尾纹，沁有细小的汗珠，晨风拂着她花白的短发。虽说都已五十多岁了，可那明澈透亮的眼睛和鼻凹旁现出深沉的笑丝，还依稀能使人想象出她年青时秀丽的青春容颜。她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从美国回到祖国的。旧中国的辛酸坎坷，使这位小麦育种专家养成了紧抿嘴唇的习惯。嘴角下弯，呈现出一种执拗的神情。在新中国建立后，她把对党、对祖国的爱化作一团火，把满腔的热情和心血全扑在了小麦育种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上。

新中国阳光灿烂的黄金时代，使她的培育小麦优良品种的科研工作也进入了鼎盛时期。她栉风沐雨，奔走于我国北方广大农村，观察、调查、研究当地小麦品种的优缺点，从生产实践出发，明确育种目标。先后以她在美国试验培育的“抗锈一号”小麦优种和从国内各地搜集的几百种小麦品种作产量比较的试验，做适应土壤、气候等的试验。经她之手

杂交培育出若干个适合我国小麦主要产区种植的小麦优良品种，颇受农民的欢迎，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去年五月份，她参加了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的全国小麦锈病防治会议。遵照周总理关于“必须继续观察、继续研究、继续通过防治锈病的实践，改进工作，提高效益，以达最后消灭锈病的目的”的指示，她再次用“抗锈一号”和我国几个小麦优种杂交。决心试验培育一个以抗锈病、抗寒性强、抗倒伏、产量高为目标的新的 wheat 品种。周总理对这项育种试验很关心。农业部把这项工作，列为重点农业科研项目。学院领导还把农学院几届来最优秀的毕业生，已留校工作的梁炜调配给章洁作助手。

最近，她接到农业部的通知，要随中国农业考察团去罗马尼亚参加一个国际农学会议。会上她将代表中国农学界发言；会后还要先后赴几个国家进行农业考察。

今天，章洁教授就要乘早班飞机出发，作为时一年的出国考察了。昨天上午，她随农业考察团的成员们在中南海受到了周总理和王震部长的接见。下午她领着儿子兼作助手的梁炜到那块去年开始试验已长出绿油油麦苗的抗锈小麦试验田里转了半天。晚上，又给梁炜反复交代抗锈小麦新品种试验田的有关事宜，一直到很晚才回到楼上自己的卧室。

回屋后，她又检查了启程要带的文献资料，才熄灯躺下。躺在床上，她凝神望着窗外深邃碧蓝天穹上、悬挂着的一轮将圆的橙黄玉盘，凝望着那玉盘倾泻进屋内的皎洁光泽；耳听着校园里柔和的夜风拂动白杨树发出的窸窣声响，怎么也睡不着。——清晨，敬爱的周总理和王震部长亲切地接

见农业考察团时的情景象清晰的电影镜头在脑海里映现，使她无比激动、兴奋：

她随着农业考察团的同志们乘车，沿着洁净的刚刚喷过清水的长安街，驱进了中南海。他们步下汽车后，沿着灰砖铺的一条甬路，穿过一片海棠树走进周总理的院子。当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那栋老式平房时，周总理正和王震部长在写字台前亲切地交谈。周总理见他们走进屋，颌首微笑着站立起来，嘴里连声说着：

“欢迎、欢迎，欢迎我们的农业科学家。”

王震部长也跟着站起来。周总理挥动着右手，风趣地对大家指着王震说：

“这位，你们都认识吧！我们的农垦部长，大名鼎鼎的八路军在延安南泥湾的农业专家，也算是你们的老同行啊！”

“呃！不敢当，不敢当，我那时是在主席、总理领导下，一手拿枪，一手种田。那也是叫国民党反动派逼的，哪里谈的上什么农业专家哟！”

周总理双手抱在胸前，爽朗地笑起来。屋子里，立时出现了轻松愉快的气氛。

周总理亲切地让大家坐下后，自己才坐在写字台前的靠椅上。他询问着农业考察团每个同志的姓名、专业和这次出国考察的项目。当总理刚欲问章洁时，那浓重的眉端一挑，说：

“呃，章洁教授，我们的女育种专家。在去年五月份召开的全国小麦锈病防治会议上，你说要试验培育一种适应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种植的抗锈性强，又抗寒的高产小麦优良种

子。我也见到了农业部的报告。怎么样，试验工作顺利吧？”

章洁向总理汇报了试验的情况。

“嗯，好啊！你们小麦育种家一定通过防治锈病的实践，以达到最后消灭锈病的目的。心里要时刻挂念着亿万农民，挂念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总理说着好象忽然想起什么，关切地问：“哎，你出国考察，家里的试验田交给了谁？”

“哦，我的助手，也是我的儿子梁炜照管试验田。”

“哈哈……”总理笑着说：“好哇！你们师生、母子来个科研上的接力赛。我敬盼你们母子的科研佳音。”

周总理和王震部长亲切地和农业考察团的同志们交谈着。从旅途、饮食到工作、学习，一一地叮嘱。接见完后，总理把大家送出屋走到院子里。总理忽而用手指着院里一棵开满花朵的海棠树说：

“同志们，你们看——”

大家顺着总理的手望去，见盛开的海棠花层次分明的花瓣，玲珑剔透，组在一起就象一片刚刚从天上飘降下来的粉红云朵。碧绿的鲜嫩叶，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晶莹透亮，充满着朝气。一阵阵柔和的春风，送来一阵阵沁人心脾的芳香。

“同志们，你们这次出国考察的时间是一年。待明春海棠花开时，我去机场迎接你们。”总理边说边和大家一一地握手告别着。

章洁紧紧握着总理温暖的手，望着总理明镜般莹亮、充满着期望的目光，心里有很多的话要说。她见大家都挥手向总理告别，她也激动兴奋地说了一句：“总理，明春海棠花开

时再见”……

章洁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周总理接见时的音容笑貌和殷切话语，在她脑海里闪现、回荡……

她回味着总理的指示，心里思忖着要利用这次出国考察的机会，好好学习国外小麦育种的先进技术，回国后把抗锈小麦新品种培育得更好。她想到这次出国的时间较长，很不放心那新培育的抗锈小麦试验田，仔细地思索着还有什么遗漏需对梁炜嘱托的事项……一直到深夜，她嘴里默念着：“明春海棠花开时再见”，“明春海棠花开时再见”……才朦胧入睡。

当窗上刚刚透出熹微的晨光时，章洁就起来了。她按多年的习惯在院子里练起太极拳。当听见梁炜他们的响动，便收起拳走进楼。

“你们起来了。”章洁微笑着对梁炜和吴丽书打着招呼。边说边挽起袖子向厨房走去。

“妈，每天都是您给我们做早点，今天您要出国，就让我们做吧！”吴丽书在厨房门拦住章洁。

梁炜也附合说：“妈，您就让她去做吧！我帮您到楼上收拾东西。”

章洁端详着这一对新婚的青年，连声笑应道：“好，好！小吴，就让你给我做顿送行饭！”说完，领着梁炜上楼去了。

章洁一家刚吃完早饭，院门口响起了汽车鸣笛声。一个人操着京剧韵白的腔调，朗朗上口地在院里喊道：“章教授，我们送行，来——了！”接着便是一阵笑声。随着笑声一前一后走进两个人来。前边那人，细高挑，五十来岁，穿一身蓝卡叽布制服。瘦长脸上，一双不大的眼睛，笑咪咪的。嘴唇